



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治法，字旭如，又名馥，字远香，号复生，后改姓名为白蕉,又号复翁,上海金山张堰镇人。金山曾为松江府管辖。松江古名云间，故白蕉作画，别署“云间下士”或“作于云间”。画家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中医生家庭，自小接受西学新学教育同时，又二度被送到当地颇有名声的门馆学习，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他经常借阅邻家珍藏的书帖观摩学习。家中植兰百盆，朝夕观赏，曾取兰就灯描影自娱。童年时代的爱好与勤学苦练，为他日后书法画兰的成功夯实了厚实的基础。书法推崇“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兼取“欧虞”（欧阳询、虞世南）等家。擅行书、草书，甚为徐悲鸿先生看重，相互赠书酬画，至交谊深。

白蕉先生以兰花自喻，自持高洁。社会不公,君子几多磨难;恶草肆虐,幽兰遭殃;“文革”期间含冤离开人世。1979年上海中国画院为其平反昭雪。

此《兰石图》轴构图独特，兰草与荆棘为伍，悬崖重压下傲竹两三支,这样取材构思,为寻常画家所不敢。若以先生坎坷的人生背景,则用心良苦,寓意深远,不尽之意在画外，令人遐想无穷。画上题诗七绝，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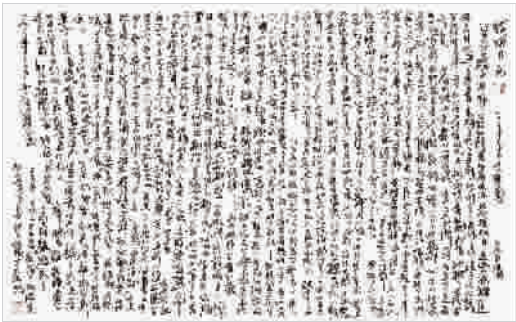
耕猎频年守研田，大华一秃损清眠。腐心更在霜豪外，日暖江南四月天。

耕猎，耕作狩猎；研田，研通“砚”，即砚池；频年，意为连年；华通“花”；腐心，形容痛心之极；“豪”为“霜”的修饰语；“霜豪”意为寒霜严酷。诗言志，题画诗是画家的心声。

至于题诗的书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先生在上海举办个展时,就被书画界誉为“于二王功力最深,当代一人”，观此画轴题诗可见白蕉先生书法造诣之一斑。

贝光作为文房用物，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小众器玩的身份就一直未变。由于存世量很少，如今想在藏品市场上收购到一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贝光也相当不易，偶有珍品于拍卖场上亮相，也往往拍出高价，为众多藏家所重视。

古代的造纸技术尚有诸多不足，纸面上常有凸起的粗纤维及颗粒,影响书写的流畅。古人用磨造圆滑的器物,用力轧磨纸面,使其光滑莹洁,利于行笔挥写。因初用贝壳为之,故名贝光。关于贝光的起源，一直存有争议，有说是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也有说是诞生于手工业发达、城市商业繁荣的南宋。由于从一开始，贝光就只是在一部分追求艺术趣味的文人当中流传,很多专门记录文玩用物的笔记稗史当中,都没有收录它入内。而且到了明代，随着造纸工艺的改进，贝光就不再像其他不可取代的文房



我年轻时常与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看书。邻居许成章是一位中年作家又是书法家，我借得书没夜没白地看，如果催得不急就抄些书中的好句子。抄书就成了我那时的生活。那时书的扉页后常有作



汤鸣皋,1946 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陶瓷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紫砂》顾问。

汤鸣皋的启蒙老师毛龙汲先生是建国后国家培养的第一代陶瓷艺术家，后来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又向潘春芳教授学习了陶瓷美术

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说起乒乓球的牌子和种类，可能大家只能想到“红双喜”和“双鱼”牌的乒乓球，颜色是黄色和白色的。事实上小小的乒乓球里蕴藏着许多历史和地域文化，品牌的商标也是千奇百怪，十分的多彩。

我自小就十分喜爱打乒乓球，长大后就迷上了收藏各种各样的乒乓球。年轻时参加过的比赛用球我都收藏着，年代不同，比赛的级别不同，甚至地点不同，乒乓球的牌子和规格什么的就不一样，收藏着这斑斓多彩的乒乓球，也算是收藏了一段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对乒乓球收藏更加痴迷了，不仅收藏我用过的球，还收藏了能够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乒乓球。

乒乓球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商标图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

# 文玩贝光

◆ 青 丝

用品那样事不能离了，它的存在,更多的是独立于实用价值之外的观赏、把玩和收藏的功能。所以在明末之际，很多人就已只听说过贝光之名，而未能目睹其形了。

贝光并没有固定的形制,但其结构与印章略似,下方略阔,平整光滑，上方有便于手握的手把或耳。贝光材质多种多样,贝壳、竹木、玉、水晶、玛瑙、石头都有,因是小型器,也颇能反映出制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一些造型简单的贝光,就是根据材质的自然形态,略事雕琢,将表面打磨光滑洁净，以此展现材质的纹理、筋骨、线条之美。另有一些贝光则是构思巧妙,创意独特,在上面雕刻各种纹理图案,充满了艺术美感,给人以极强的视觉感染力和吸引力。

这种借贝光蕴藏的文化含量,展现文人风味及修养的雅趣，向被古人看重。明人高濂的《燕闲清赏笺》于说：“余得一古玉物,中如大钱，圆泡高起半寸许,旁有三耳可贯,不知何物,余用为贝光,雅甚。又见红玛瑙制为一桃,稍扁,下光研纸,上有桃叶枝梗,此亦为研而设。水晶玉石,当仿为之。”高濂认为贝光的旨趣，在于造型上的新颖和精巧,材质并不是排第一位的,即使是水晶玉石之类的贵重材质,也要追求神态之趣,才称得上一个“雅”字。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也有相似的观点：“古以贝螺为之,今得水晶玛瑙古玉物中,有可代者更雅。”也



因此，贝光在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不落俗套的艺术趣味。

由于传世的贝光非常少，是许多售伪者贋造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要想介入收藏，懂行是非常重要的。玩家切忌钻牛角尖，轻信故事，收购从没有见过、也不了解的东西，如此不仅易于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也难以获得真正的收藏体验及乐在其中的佳趣。

# 闲来无事把书抄

◆ 卢金德

家手稿，鲁迅、郭沫若的书体最影响我。一位文友送我一本赵孟頫的小楷帖，我临了好几年。

但是要以书法的笔意抄书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供职的文联在巨鹿路，谢稚柳先生家就在近邻，我常登门请教，有时他为友人写字，我在一旁拉纸，使我明白了书法是如何运笔的。以后我也主动接触一些书法家，也写些书法赏析的文章。应野平先生请

王遽常先生题书名，要我陪去王老家，王老正在给朋友写信，我真切感受到了王老章草如此幽深的笔姿。我还常去唐云先生家，唐云常说他的字比画好，而且听旁人说唐云的对联特有风格。晚年的唐先生很忙，我看到的是他在画上一层层复笔，这也使我明白了画中的笔与书法用笔的一致性。特别是唐先生画竹，就是书法。

我还在认识了翁闾运先生后更深入了解书法的理论，他是搞书法理论的前辈，我很敬重他。我在与他的交谈中渐渐入了门，我也很想在书法上与我读的书一样有些长进，

后来读了好些古今书法理论书。

我原来抄书是伏案的，这几年我在读音乐、戏剧理论上耗去了好长读书时间，视力大退，于是用毛笔抄书不俯身，抄的姿态是竖着的，古今散文都是复印成一张薄薄的纸片搁在左手，宣纸放在硬面杂志上，用四只夹子夹紧，很爽，这样看得清清楚楚，不伤眼。

“闲来无事把书抄”，一篇长长的古今散文，抄得悠然自得，同时将我年轻时读过的古今散文再重温一番，很有滋味。而且这样不断练笔，也有助于我画国画的运笔，真是一抄几用呢。

# 以虔诚之心做艺术

◆ 吴伟庆

和紫砂文化，并得到了张祥水、陈大羽、李长白、吴山等先生的教诲。系统的学习和老师们的指点，使他受益匪浅。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汤鸣皋又在 30 年代留法的大师郑可、周轻鼎以及周国桢、傅维安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创作、写生。在其几十年的人生际遇中，先后与顾景舟先生及海上书画大师唐云、陆俨少、翁闾运诸先生相识，多年交往，时常承教，使其深受教益。诸位前辈大

师的人品艺品，为其今天的为人为艺树立了榜样，也是他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所见渐广，所学渐多，所积也渐厚，兼取众家之长，他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

汤鸣皋为人谦和，做事低调而又多才多艺，涉足书画、雕塑等诸多门类。由于文化底蕴深厚，他的作品稳重大方、古韵凝重。在省美协、全国陶瓷艺术展评及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中，多次获奖，深受好评。

汤鸣皋的作品被人编、发表、收藏于国内各种刊物及各级文化部门；他关

于紫砂文化的论文三十多篇发表于海内外十多种专业期刊；有 19 款 250 多件设计被 2008 北京奥运会批准为特许生产礼品。

近年来，他又与上海康乐斋合作了一批文人壶，其中有陈佩秋、颜梅华及韩天衡（见图）的作品，大气的壶艺加上书画大师们的点缀，使得作品锦上添花，深受紫砂爱好者的喜爱。



# 我的乒乓球收藏

◆ 吴 昆

型，比如常见的“红双喜”牌乒乓球，商标是红双喜三个字，这种类型的乒乓球在国外十分常见，而且不同的文字所带来的冲击力和感受是不同的，我收藏的一枚德国的乒乓球商标字体写的很大，而另一枚丹麦的乒乓球上的文字则很小，但是字母很多，密密麻麻的。

另一种是图像型的，比如“双鱼牌”的乒乓球商标图案是一条鱼，十分的形象，让人感觉十分亲切。这一类的乒乓球在中国比较常见，但大部分已经成为历史了，记得小时候用的商标图案是小



花的乒乓球，现在几乎买不到了，还有狮子、山羊等图案的乒乓球则更加难以寻觅了。

除了商标图案不同外，有时一个城市举行乒乓球赛，乒乓球的背

面会带有一些特色的图案，我的收藏里有三枚这样的乒乓球，都是“红双喜”牌的但是背面却分别有梅花、海浪和海鸡的图案，非常可爱，只是我不知道这些球出自哪些比赛，十分遗憾。

除了这些“正常”的乒乓球，我还收藏了一些“不正常”的乒乓球，我有一枚“友谊”牌的乒乓球，上面的商标图案印着“友谊 729”，和其他同品牌的球都不一样，挺像邮票里的错版票，十分稀少。还有体积上的不同，我收藏着一枚无商标的乒乓球，体积比正常的球大出一圈，还有一枚变形的“红双喜”球，竟然不是标准的球体，类似于椭球体了，虽然这属于质量问题，却也有趣，难得一见，是我非常喜爱的藏品。

收藏乒乓球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